

人与自然

窗下有清风

✎ 耿艳菊

傍晚出来散步，走在街上，热浪翻腾，炽烈的阳光虽然淡下去，但空气里的热度丝毫没减。入夏以来，一直觉得怎么热，还以为今年会是不太热的一个夏天。原来真正的长夏才刚刚开启。

“风里的热度似又增了几分，枝叶漫无边际地延展，绿色也叠加了几层，渐有蝉鸣奏响夏日的底调。”中午吃饭时无意中打开了一个公众号，看到了这句话，便记了下来，觉得作者写得很好，把夏天的炎热描绘得贴切形象生动之外，还生意盎然，充满了诗情画意。

隔了几个小时，从屋里走出来，置身在热浪里，因想到别人眼中酷暑的炎热带着诗意的底调，心里也不自觉地把热浪给人的不适丢开去，边走边欣赏身边那些令人愉悦的风景。

街边看到一棵很老的树，浓密的大叶子擎起一片绿荫，和街道一样宽阔，青翠的绿意赏心悦目，没有一丝风，但这葱茏的绿意却送来了阵阵清凉。树枝上挂着很多橘红色的果子，地上也零星地落着一些，是熟悉的鲜艳的甜蜜。

我立时认出来，这是构树，一种异乡遇故知的惊喜在热热的空气里豁然明荡漾开。

构树在家乡很常见，小时候的夏天喜欢去村庄东边的树林玩，那里就有好几棵构树。那时候，从来没觉得夏日的炎热有那么闹人，反而更是期盼着夏天的来临，期待长长的暑假。放假了，我们就可以整天待在树林里玩，捕蝉、捉天牛、跳房子、下棋……很多好玩的事情等着我们，哪会把热放在心里，更不会闷了。

最有意思的就是盼望着构树的果子成熟，大家一起去摘红红的果子吃。麻利的小孩三五下就爬上了树顶，坐在树杈上自己先吃个够，然后晃动树枝，红红的熟透的果子哗啦啦下落。我们这些在地下的孩子早就准备好迎接了，一个个仰着笑脸，有的高举着小竹篮，有的高举着手掌，有的干脆扯开衣衫去接。

如果现在让我详细描述出构树果子的味道，我的味蕾记忆里只有满满的甜蜜，但当时大家一起迎接果子的的那分快乐劲儿却记得真切，和那果子的颜色一样，是童年生活里最鲜艳的一笔。无论多久，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方，永远是鲜艳的。

童年鲜艳的快乐是用简单做底色的，心思简单，快乐也简单，眼前的便已知足，知足常乐，长长久久地快乐。

也许是天气热的缘故，街上行人稀少，构树下静悄悄的，偶尔一两个熟透的果子垂落在地上，灰色的方砖，团团的几点橘红，分外鲜明，也有些落寞。

我在构树下站了一会儿，仰望着满树的绿荫和鲜艳，仰望着童年简单的快乐，心底慢慢上来一层清凉。

想到当下的生活，条件上比从前好得太多了，可是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快乐了。对于炎热的夏天，消暑的方法更是数不胜数，其实有时候折腾了一圈，会发现，简单的才是最实用的最好的方法，也最容易让人感到快乐。

很喜欢白居易的《消暑》：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

冗长的夏日，打开一扇窗，坐下来，静静地向大自然敞开心扉，清风吹拂，明月朗照，世间还有什么烦恼在此时不能平静下来呢？复杂的总是使人疲累，简单就好。简单就是心窗下的那缕清风，给人生送来清凉和惬意。

聊斋闲品

折扇的品格

✎ 宋宗桃

不久前到南方一游，在乌镇见到了一条长尺余、宽寸余，上有精美绣花的锦袋。导游说：此乃扇袋，盛放折扇用也。原来，江南多才子，而且才子往往身着青衫，手持折扇，风流倜傥，举止文雅。于是，当有佳人向才子表达爱慕之意时，就会送给才子一条精美的扇袋，取其谐音“善待”。

虽然中国很早就有了扇子，但折扇却是舶来品，北宋年间才从朝鲜传入。明人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说：“余见南宋以来诗词咏聚扇者颇多……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正今折扇。盖自北宋已有之。”

折扇也叫“聚扇”“聚头扇”“撒扇”或“聚骨扇”等。折扇的扇骨用牛角、玳瑁、象牙、翡翠、湘妃竹、檀香木等珍贵材料制成，而扇面则用精致的桑皮纸、高丽纸等制作，上面或有书画。由于折扇携带方便，出入怀袖，“随时舒卷足称意”，“香山写入画图中”，很快便赢得了“怀袖雅物”的别号，尤为文人雅士所钟爱。

折扇虽然不是穿戴于身的饰物，但胜过饰物，因为它不光美观，还是书画文化的载体。于是，它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人身份、地位乃至修养的象征，成为显示文人文雅气质的“陪件”。不管是炎炎夏日或是其他季节，如果手执折扇，时而打开，时而收拢，或插于腰间，或置于袖中，都会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况味。例如，我们并不知道三国时周瑜是不是爱拿扇子，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说周瑜“羽扇纶巾”。如果要较真的话，当年赤壁鏖战是大冬天！其实，这就是文化，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可以说，一句“羽扇纶巾”凸显了周瑜的儒将风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词的艺术感染力。《水浒传》里林冲第一次出场，即“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为何要拿扇子？这是有喻义的。第一，扇者善也，提醒自己善言善行；第二，扇子开合自如，提醒自己要收放有度；第三，扇子一扇，凉风习习，

告诫自己处事要冷静；第四，扇子能屈能伸、能大能小，警示自己得隐忍。给出的信息是，林冲不同于鲁智深、李逵，甚至也不同于宋江，林冲是有书卷气的。清朝时，纪晓岚就经常摇着扇子吟诗作对，好像扇子一摇就来了灵感，就能生出妙语佳段。

不仅是文人，艺人同样爱折扇。在许多演出场合，折扇甚至成了他们须臾不离的道具。相声名家，如田连元、郭德纲等一上台，就手拿一把折扇。当然不是用它扇风，而是作为一种道具。还有曲艺演出，无论是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还是京东大鼓，不少艺人手中都不离扇子。扇子哗啦一甩，其效果比过去艺人登台时用的醒木还好。戏剧演员也常把扇子作为道具，而且其用法还有规定：文人扇胸，武人扇肚，僧倡道人扇衣领，媒婆扇肩膀。梅兰芳饰演的京剧《贵妃醉酒》，杨贵妃就拿一把折扇，绢面竹骨，上面有大团的牡丹，起到了烘托杨贵妃雍容端庄、高颜值的作用。近

些年来，以扇作道具的风气也浸染到了围棋界。聂卫平、马晓春、柳大华下棋的时候也都手拿折扇。面对棋盘时不时似扇非扇地晃两下，既显风度，又有助于思考。

《论语·子罕》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折扇于人，是不是有一点夫子的味道？但似乎又比夫子要亲切，要周到，要自由可人一些。折扇，可谓亦师亦友亦红颜知己也。

说夫子，道夫子，折扇确实堪称一个品高格奇的“夫子”。

折扇能开能合、能屈能伸、能大能小。伸开来，“达则兼济天下”；收拢了，“穷则独善其身”。折扇无论怎么放开，都围绕着初心绽放。如果外界气温变化，一旦遇冷，即缩小幅度，增加密度，但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高度。总之，肌肉虽然收紧了，身子骨却更坚硬了。

我们做人就应该像折扇这样，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

百姓记事

蒲扇轻轻摇

✎ 曹春雷

隔壁办公室的老王，有空调不用，每日里南北窗户打开，让空气对流，再就是握一把蒲扇，摇得不紧不慢，从没见过他汗流浹背过，倒是我们，一出空调房，就觉得进了蒸笼。

老王气定神闲摇蒲扇的样子，总让我想起祖母来。她老人家在世时，炎炎夏日里，常坐在大门门楼下，面前摆一方桌，桌上是热腾腾的大碗茶，手里握一把蒲扇，由于用得久，蒲扇的边缘有些裂口。

那时我还小，看了电视剧《济公》，就经常拿了祖母的蒲扇，在祖母面前，学济公的样子，摇摇晃晃扇着蒲扇，一边唱：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祖母看了就笑，一把拽我过去，点着我的脑门说，小兔崽子哎，我的蒲扇哪有济公的那样破。

也曾看了电视剧《西游记》后，想象着祖母的这把蒲扇，是铁扇公主的扇子，扇一下就能把孙猴子扇到十万八千里外。但我扇来扇去，顶多只能扇走一只苍蝇。

更多时候，中午时，我坐在祖母跟前，听门前树上的蝉一个劲喊“热”。蝉鸣是催眠曲，我听着听着就磕头打盹儿。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的凉席上，祖母正给我轻轻摇着蒲扇。

我自己摇蒲扇，总是不耐烦，摇得慢了，觉得风太小，但摇得快了，使劲大了，就容易出汗，感觉更热。祖母说，慢慢摇，心要静，心静自然凉嘛。

但孩子的心，总是像躁动的小兔，哪能静得下来。

后来家里条件好了，母亲要给祖母买台风扇，祖母坚决不同意，说自己用不惯，扇蒲扇就挺凉快的。母亲最后还是买了，放在祖母屋里，但从没见过她打开过。

祖母去世后，常说“心静自然凉”的成了母亲。我坐在电风扇前写文章，写得不顺时，就会心烦意乱，即便将风扇档位开到最大，但感觉还是热，母亲就会说，心要静嘛，心静了，自然就凉快了嘛。

那时，母亲到城里给我带孩子，家里没空调，夏天时，孩子午睡，她不用电风扇，怕孩子着凉，而是拿一把蒲扇，给孩子慢慢扇。孩子睡多久，她就扇多久。自己点头打瞌睡，手上却始终也忘不了摇蒲扇。

每见到这一幕，我就想我小时，夏日里，也是这样，在母亲的蒲扇下恬然安睡的吧。

上次回乡下，母亲自集市上买了两把蒲扇，给了我一把，说，用这个吧，比你那些纸扇好用。回到城市的那个夜晚，坐在书桌前，我轻轻摇动蒲扇，那些久远的往事随风而来，顿时心身清凉。

新书架

《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

✎ 韩世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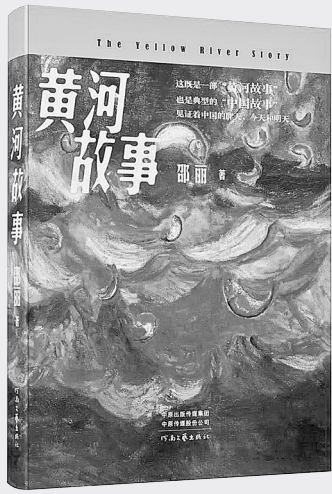
该书作者是普利策新闻奖得芳丽·加勒特，同时也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卫生防疫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她在《失信》一书中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潜在的、或已经显现的公共卫生灾难，让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瞬间崩塌的历史场景。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下各国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漠视。从“失信”发展到“失控”，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大崩溃发展到了极致。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表现出的全球惨败局面，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阅读《失信》将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大崩溃的原因以及疫情下各国公共卫生能力和责任的衰退。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集体的愿望，也是一种共同的责任。全球卫生安全的影响涉及旅游业、制造业、服务行业等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如果频繁出现，人口结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这些不安全因素包括从国际舞台到个人家庭的各种各样复杂棘手的问题，需要全人类重视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封锁和启动有效的应急预案是最好手段。譬如我们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做法就是成功的经验。

阮氏，也称阮氏女，曹魏时陈留郡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史书没讲阮氏具体有多丑，但说她洞房花烛夜把新郎许允给吓跑了。许允身为曹魏名士，为此深感受辱，正好有好友相劝，便折回质问阮氏：丑这样凭什么嫁我？阮氏乃魏国卫尉卿阮伯彦之女，书香名门之下，当然也不白给，她回许允：“我只是没有漂亮的容貌，读书人应有的百行，你有几行？”许允说：“我百行都有。”阮氏说：“百行以德行为第一，你只看外表，不看德行，怎能说百行都有？”许允无言以对，情知她虽貌丑，但绝非平凡女子，便安心下来和阮氏生活，婚姻日见和谐美满。许允被司马师陷害致死后，阮氏以过人的胆识，保全了两个儿子，至西晋元康年间，二子分别官至司隶校尉和幽州刺史，可谓国之栋梁。

四大丑女所以不愁嫁，不是嫁皇帝就是嫁名士，关键在于她们“心灵美”。人能落个“盘儿亮条儿顺”当然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外表美终究是肤浅而易逝的，有时还容易被别人利用，成为玩物或牺牲品，譬如四大美女：内在美才是深刻而永远的，实实在在于属于自己，别人抢都抢不去。当然，完美不过内外兼具，貌美德贤，秀外慧中。但说到底，人的美，应该由里向外散发着光芒。

连载



有这么穷吧！若是背了床上这包，或许就像个城里的女人了。
 包肯定是赵伟峰买的。可是，天啊，他不道歉，却买这么昂贵的包给她是什么意思？
 姚水芹坐在床上想了很久，她决定把包还回去。姚水芹把包挂在赵伟峰的门把手上，她想好

俗话说：“丑女不愁嫁”。这话用在我国古代四大丑女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古代四大美女都知道，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古代四大丑女：嫫母、钟离春、孟光和阮氏，知道的恐怕不是很多，天下丑女号前四，可见她们奇丑无比，但出人意料，个个嫁得体的光鲜、称心如意。反观四大美女，却是红颜薄命。

古代丑女之最，当推嫫母。唐代《珣玉集·丑人篇》描述她：额如纺锤，鼻塌紧蹙，体肥如箱，貌黑似漆，乃“黄帝时极丑女也”。传说有次嫫母在山上挖石板，中午阳光正烈，她突然发现石堆里有一块明晃晃的石片，弯腰拾起一看，里面竟有个怪物把她吓一跳。她找来磨石，将凹凸不平的石片磨光，想再看究竟——据说人类使用的第一面镜子就这样被嫫母发明了。相传当时部落结婚成风，见美女就抢，始祖黄帝便故意选貌丑德贤的嫫母为妃，好给天下人做个样子。他说：“重色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他对嫫母信任有加，让她管理后宫，操办元妃嫫祖祀事，并授官“方相氏”，利用她的相貌来驱邪。传说后世巫医跳大神戴的面具，就是照嫫母的模样做的。得益于嫫母内助，

史海钩沉

四大丑女不愁嫁

✎ 周振国

黄帝败炎帝、杀蚩尤。重要的是，有说嫫母还为黄帝生了几十个孩子。

人们常用“貌似无盐”来形容丑女，这“无盐”指的便是战国时齐国无盐县（今山东东平）丑女钟离春，又名钟无盐、钟无艳，史书说她：凹头深目，隆鼻结喉，肥顶少发，皮肤烤漆，“极丑无双”，四十未嫁。当时执政的齐宣王政治腐败、国事昏暗。钟离春虽然貌丑，但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为了拯救国家，她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到都城临淄，直谏齐宣王：近贤臣、远小人，纳谏言、拒谗语，并手拍大腿让大王拆除专供自己游乐的雪宫。一番慷慨激昂、振聋发聩的话，使齐宣王如梦惊醒、深为感动，他说：“如果你不及时到这里提醒我，我哪会知道自己有过错啊！”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并娶她做了皇后。后来元人将钟离春的事迹编成杂剧，颂扬她这种以天下为

的公园里听风，鸟儿夜间的呢喃显得很遥远，过往的行人很多，但也无碍。他们与她统统都是不相干的。这个城市是孤独的，也是开放的，谁都倚靠不住，但谁也不会干涉你。她却仍然愿意在这里待下去。在她的不远处，有一对恋人在亲昵。他们的莺声燕语，有着暧昧的气息传过来。这就是爱情吗？她没有经历过爱情，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她陡然想到了这样一个词——爱情。姚水芹的心中突然泛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辛酸。过上了好日子，她的心竟然娇嫩起来！
 姚水芹准备和赵伟峰商量，在她没找到房子之前，房租由两个人平摊，这样或许她会好受一点儿。她想好了，今天回去就跟他请楚。她那天下班回来，没有看到赵伟峰，却在自己的小床上意外地发现一个皮包。式样洋气的皮包，让她的心狂跳起来。她在女人街里见到过这种包，要好几百元呢。她曾经想过，将来攒足了钱，就给自己买一个。她一直用着刘太太给她的那只旧包。她是劳作之人，用包用得费，皮子已经磨得透底了。没有包背着，人家还真不知道

说，明天一定走，明天却仍然还得住下来。她每天夜里躺在床上都禁不住悲哀地想，母亲说的没错，穷人，穷人，什么穷穷人？缺囊少气的，这就叫穷人！
 日子尴尬地挨延着，赵伟峰那天是喝多了酒，若是他能说上一句道歉的话，她也许会好受一点。赵伟峰却什么都不说，好像没那回事儿似的。姚水芹就暗暗骂自己，真是没囊气啊，你不就是赵伟峰骂的猪女人？难道遇不到赵伟峰就得睡马路上吗？明天一定得找地方，400就400吧！
 这座城市临海，白天再怎么热，太阳落了之后，跟着风就凉爽起来。姚水芹喜欢这里的夜晚，她在道边的市民公园坐上一坐，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下班之后，她是自由的，不用操心地里的庄稼，不必伺候圈里的猪。她很穷，租不起一间属于她一个人的屋。但是她白天的劳动受人尊重，她吃得很好，她穿的是在乡村见都没有见过的漂亮洁净的衣裳，她做一天活就能挣一天的钱。到了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了，她自己也是她自己的了。她一个人坐在路边

姚水芹每天都早早把小屋的门插上，她把自己的行李都收拾好了，一找到房子就走。
 她去了梦金子那里，可是梦金子已经走了，连工作都辞了。
 姚水芹的心在傍晚的辉光里忽然变得凄惶无助，她将身子依在她和梦金子住过的房门上，哀哀地想，梦金子是找到给她买房的男人了吗？
 梦金子是个算得上年轻的女人，她没有嫁过人，她有本钱。她所拥有的，姚水芹什么都没有。而且她还有丈夫有女儿，永远都不会有人给她买房了。
 姚水芹再也不想看到赵伟峰，她现在觉得他很脏，从外到内都是脏的。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乡下人，他的那些体面都是装出来的。赵伟峰平时爱哼哼两句豫剧，姚水芹很喜欢听，觉得他是有趣味的。现在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任何声响，她都觉得厌恶。她早上早早走，晚上在外面转悠很久才回去。可她暂时没有地方可去，她已经看了几处房，有400的，有500的，是她每个月一半的收入，她实在舍不得。
 姚水芹一天天烦躁着，却一天天忍挨下去。她每天都对自己

话，这样的饭菜招待远方的客人的确有点太寒酸了。
 大姐夫看看菜，看看我，又看看大姐。大姐解下围裙扔在椅背上，用手捶着腰说：“我们眼下比不得三妹，山珍海味人家顿顿吃。小户人家就这样，从小就在一个锅里捞稀稠，她啥不知道！”我连忙说是是，我现在吃得很少，减肥呢。
 大姐夫拍了一下手说：“哎呀忘了！早上我起来专门给三妹买的她爱吃的烧鸡和合记牛肉还在冰箱里呢！”
 我心里一热。大姐却有点嗔怒地瞪他一眼说：“那你还不赶紧拿出来？”
 我也好几年没回来了。大姐虽然也比过去老了，但她吃得胖，看起来满面红光，好像跟大姐夫不是一代人。吃饭的时候，大姐跟我郑重地说起父亲墓地的事儿，她说母亲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让她出十万块钱。
 我故作轻松地说：“要说这事儿早就应该办了，老是让咱爸那儿的。什么时候母亲被划到我阵营里来了？我和母亲，能是

瞪着我问。她跟母亲一样，从小到大就用这种口气跟我和二姐说话。
 大姐夫低头给我夹了两块牛肉，又给我盛了一碗汤。虽然他没抬头，我知道他在小心地听着。
 “不是谁的主意，关键是这事儿应该办了。”我也明显感觉到大姐的话里有情绪，便努力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妈跟我和小妹商量，我们都同意了。”
 “你们同意，我同意了吗？反正我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大姐忽然涨红了脸，眼里竟然涌出了泪来。她把筷子拍在桌子上，索性捂着脸呜呜着哭了起来，“我们比不得你，十万块钱跟拔根毫毛一样。老大老二生孩子的生孩子，上学的上学。都是些造粪机器，睁开眼睛就只管要钱，四处都是用钱的地儿。我和你姐夫都不干了，你们觉得我会属钱啊？”
 “大姐。”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用“你们”这个词儿，更是让我觉得刺心，好像我们是合着伙儿来欺负她似的。什么时候母亲被划到我阵营里来了？我和母亲，能是